

## 游山西·读历史

## 山西地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之文脉的传承(二)

游学

杜学文

中华地域极为辽阔,地形地貌复杂多样。中华先民对自己生活的土地充满情感,希望能够更好更深入地了解她、认识她,出现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地理学著作。最早且最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应该是托名大禹的《禹贡》,为中华地理的奠基性著作,亦表现出中国最早的地域认同。

《禹贡》记录了大禹在治水过程中随山刊木,迹遍天下,“茫茫禹迹,画为九州”的事项。“禹迹”也就由此而成为九州华夏之代称。所谓九州,就是天下以冀州为中心的九部分,分别是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。其中的冀州之名,源于黄河龙门口所处之地今山西河津。河津古称冀。冀州地域主要是晋、燕之地,大致与今天的山西、河北大部、河南一部,以及内蒙古、辽宁的小部对应。《禹贡》对九州之地的山水形势、道路计里、贡赋物产等做了描绘,还提出了“五服”的概念。五服包括甸、侯、绥、要、荒五种纳贡层次,也体现出不同的地理意义与社会治理要求。不过有研究者认为,并不是大禹之时已经有了明确的九州之分。《禹贡》应该是后人托大禹而表现的一种地理与社会理想。

从战国诸侯争雄到秦汉一统,中国终于实现了统一的政权治理与地理连通。以中原地区为文化中心的地理疆域逐步变化,形成了稳定的地域形态。其中的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,不仅维护了中原地域,亦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。班超班勇父子经略西域,维护了连通东西的丝绸之路。同时,汉经营岭南之地,使民族认同进一步增强,中华之疆域进一步巩固。西晋时,河东闻喜人裴秀著有《禹贡地域图》。他发现《禹贡》中的山川地名沿用已久,与现实多有差距,于是查阅资料,甄别注解,终成十八篇。至晋,佛教在内地传播日盛。西行求法兴起。其最早的代表人物就是法显。世人认为他是西行求法第一人。法显,俗姓龚,平阳武阳今长治襄垣人。东晋隆安三年,也就是公元399年,六十多岁的法显从长安出发,开始了他的求法之旅。他与同伴经河西走廊,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,至于阗,入今巴基斯坦阿富汗,终至印度各地,后达今斯里兰卡,乘商船返回,于青州今青岛崂山一带登陆,前后约14年之久,游历30余国,带回《摩诃僧祇律》《萨婆多律抄》等梵文佛经。回国后在建康今南京译经,与同道共翻译了被称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的《摩诃僧祇律》等6部63卷。最具影响的是法显撰写了《佛国记》,又名《法显传》。《佛国记》对我国西域地区的地理描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。东晋时期,河东闻喜人郭璞著有《山海经注》。郭璞为时之文学家、训诂学家,亦为时道学术数大师及游仙诗之祖师。其在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对《山海经》的注释。其注不仅对《山海经》文本内容进行了训诂解注,亦表达了自己对《山海经》的研究所得,故影响深远。此外,郭璞还对《尔雅》《方言》《穆天子传》等进行了注释。此四部注书亦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注本。

隋时,河东闻喜人裴矩著《西域图记》三卷,记录了西域四十四国的地理民情。裴矩先后在北齐、北周、隋唐任职。特别是隋时受命掌管西域事务,收集了大量与西域有关的资料,终成图记,详细记录了从敦煌通往西域各地,以至地中海、中亚与南亚的道路交通,是最早记录中国及亚洲连通欧洲交通的文献,也是第一部图文并茂地记述西域史地的独创性著作,是关于我国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,为以后的《海国图志》等提供了蓝本。此外,他还著有《开业平陈记》十二卷,《邺都故事》十卷,《高丽风俗》一卷,并与虞世南合撰《大唐书仪》十卷。

金元时期,山西浑源人刘祁、刘郁

各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问世。刘祁著有《北使记》,收入其《归潜志》中。所记为兴定四年(1220)金朝将亡前派遣礼部尚书侍郎乌古孙仲端前往成吉思汗大帐通好。他们从中原出发,长途跋涉,穿越西域各地至铁门,见成吉思汗。隔年再次出行亦无果而返。乌古孙仲端返国后,将自己的经历口述与好友刘祁。刘祁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,特别是西域中亚地区之季节气候、民情风俗、人族性格、物产器具等,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理价值。由于金朝称蒙古为“北朝”,故名《北使记》。其弟刘郁,曾在亡金后的蒙古任职。时旭烈兀奉命征讨西域各国,攻克报达今巴格达等地,进入今叙利亚。元宪宗派使臣常德赴西域视事,至报达。停留一年多后返回和林。刘郁随常德经西域各地,记录了他们出使西域的情况,成书名《西使记》。该著描述了元时波斯、印度、巴格达等地的风土人情、地理名物,特别是补辨考证了许多其它著作中的错讹之处。书中还记录了许多晋地人民在西域的生活情况。

十七、十八世纪,中西方交流进入新的兴盛期。一方面是欧洲各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传教。另一方面是中国也有很多人出洋至欧。这其中就有一位山西籍人士樊守义,作为康熙之特使到了欧洲,并在回国后撰写了一部《身见录》。樊守义,山西绛州今新绛人。绛州为山西也是中国最早有传教士的地区。1702年,康熙命意大利传教士艾约瑟、陆若瑟往罗马觐见教皇处理“礼仪之争”事,樊守义同行。艾、陆先后病故。樊守义在欧十三年,返回后著此书。清时,西北史地学派兴起。此派学人多亲历西北之地,进行实地考察,撰写所见所闻,对中国西北边域的记录极为珍贵,其中的山西籍学者贡献颇重。不过,山西学界重视研究地理学之风当溯源到清初著名学者太原人阎若璩。他是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的重要代表之一,著有《古文尚书疏正》。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有《四书释地》及其续、又续、余论等四部,为历史地理学中的佳作。真正代表西北史地学派学术成就的山西籍学者有祁韵士、张穆。祁韵士,山西寿阳人,被发配至新疆伊犁,在新疆期间,亲历各地,游走四方,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,所言多为亲至。所著《蒙古回部王公表传》为有清一代对西北边疆史地进行系统研究的发轫之作,亦为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奠基之作。此外还著有《万里行程记》,编定《西陲总统事略》《西陲要略》《西域释地》等,为西北地理学派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。另一位重要的学者是平定人张穆。他在祁韵士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创新了边疆史地学。由其整理祁氏之《蒙古回部王公表传》底稿资料撰成《皇朝藩部要略》,为了解新疆西藏等地历史地理的开拓性著作。所著《蒙古游牧记》考证精密,史料丰富,用地志体例变通创新,是中外研究蒙古历史地理的权威著作。此外还著有《俄罗斯补辑》《魏延昌地形态志》等。与徐继畲等多有往来。徐继畲,山西五台人,先后在福建、广州等地任职,卸任后回乡讲学。徐继畲与往来外商使节多有交往,著有《瀛环志略》十卷。

中华传统著作,不仅文史哲不分,史地政亦难别。关于历史、地理,以及以政治为主的社会形态的研究往往融为一体,共成一著。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思维方式的整体性、系统性有极大的关系,亦与强调个人的感觉与顿悟有关。这些著作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现代意义上的某一学科的研究,它往往体现出某种时代的精神追求、哲学背景、价值指向,亦因思维方式的特殊性,在表达上显现出明显的个性色彩与文学性,以及现代意义上多学科的关联性。

世间最好的三个词:久别重逢,失而复得,虚惊一场。一夜春雨润物无声,如诗落下。你爱着的人和事,亦如此。

是该落雨的时候了,万物臣服于漫长的停滞中,被压抑太久了啊。只在寂静的夜里,一场雨款款而来,落在一切,可以落的事物上。还记得谁说过,“我想见你,像禾苗期待春雨”吗?

春来复苏,天气向暖。去吧,去见那个你想见的人!

时光总是不善言辞,然,咳嗽和惦念终是无法掩藏的。我想见你,哪怕隔了千山万山,哪怕只看你的背影一眼。哪怕在桃花纷扬的梦里,你也临风背立,我跌跌撞撞奔赴。你看不到我眼里的欢喜,也看不到我眼里的落寞。

就这样吧。雨把所有的事物,都下成了雨的颜色。也仿若一些孤单的音符,一下一下敲打着失声的窗台。是的,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寂静而苦难的春天。诗人说,有些念想不说出来,肯定,是念想的还不够。

跨过茫茫人山人海,一眼就能认出你。我想见你,不仅因为我想你的样子,更因为,见你时我的样子。

雨下了一夜,还没有要停下的迹象。静卧床上听雨,顺手翻看了一下文档里留存的诗集。没想到,一个冬天竟然写了那么多。说到底,也不过是虚构一雪落一南山,写了百多首诗。有什么,反复写,就有了更深层的意思。比如爱。

近来只写了几首诗,一直写下去,也算是一种温柔的坚持吧。浮世如斯,诗随心动。一个你,总在虚设里无人知晓的地方。写来写去,念来念去,也不过是遇见未看见的自己。

春已过了十里。雨一直下,落花逐流水诗意睡去。我不认为自己有多复杂,你不见了,我仍然可以回到简单如初。我的诗和远方,也一样清澈干净。沐在这一场新春的雨水里,我还是一如从前。寂静。沉默。并试着原谅。试着原谅这个春天,你,和泪水。

心语

落

雨

倚修竹

味道

姑苏林黛玉

介子平



《思绪》 云烟 作

解构世相,讽喻世情,《红楼梦》为最。宝玉知道黛玉死后,不禁倒在床上放声大哭。恍惚间,眼前好像有人走来,宝玉茫然问道:“借问此是何处?”那人道:“此阴司泉路。你寿未终,何故至此?”宝玉道:“适闻有一故人已死,遂寻访至此,不觉迷途。”梦中人道:“故人是谁?”宝玉道:“姑苏林黛玉。”读来神伤矣,天上人间,黄泉碧落,为之黯然。

闲谈不讲《红楼梦》,读尽诗书也枉然。越剧《宝玉哭灵》中的一段也感人:“宝玉问紫鹃,妹妹的诗稿今何在?紫鹃:如片片蝴蝶火中化。宝玉问紫鹃,妹妹的瑶琴今何在?紫鹃:琴弦已断你休提它。宝玉问紫鹃,妹妹的花锄今何在?紫鹃:花锄虽在谁葬花?”情感性质,在于本能,情感作用,是为神圣,虽曰真事隐去,贾雨村言,却是大旨谈情,实录其事。小说创作,不过是将那些曾存在于生活中的人与事,找回书里,入我之门,知我之苦,此间哪有浪漫,一片伤心画不成。

能够想象报上“姑苏林黛玉”时的语调,可不是“常山赵子龙”式的吼山之昂。闻听此话,那人冷笑道:“林黛玉生不同人,死不同鬼,无魂无魄,何处寻访!凡人魂魄,聚而成形,散而为气,生前聚之,死则散焉。常人尚无可寻访,何况林黛玉呢。汝快回去罢。”魂归离恨天,泪洒相思地,凄楚至此,不再苦涩,反觉释然心定,从容沉着,未几,复又手脚空悬,茫然无助。

帘卷西风,冷冷清清,曾经白玉为堂金作马;君本薄凉,尘缘天定,本就人间没

个安排处。诸如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”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”等句,抱琴不语,音乐响起,微雨燕双,不见痕迹。初读细秀妥帖,实则苍古离奇,未见悲哀字词,而眷恋之情溢于言表。人生自有诗意,可惜读懂已过不惑年,真就花照开,人不见,尘满面,鬓如霜。

开到酴醾花事了,尘烟过,知多少;欲买桂花同载酒,终不似,少年游。回得过去,回不到当初,物是人非,不必期待,时移世易,再无少年心情。看似平静,眠而不寐,眉间忧伤,心中彷徨,席慕容《如果》写着:“今生今世,永不再将你想起。除了,除了在有些个,因落泪而湿润的夜里。如果,如果你愿意。”城南小陌又逢春,天涯海角,但愿相忆;只见梅花不见人,苍海明月,地久天长。

萍水相逢,尽是他乡之客,故曰广交朋友,少碰爱情。眉间朱砂,谁人牵挂,若无相欠,怎会相见,你的深情,或是一种打扰。得之我幸,失之我命,无法再见,各自保重。人皆爱慕年轻容颜,却无人愿意承受岁月的无常。稍微改动,人生大变,一个不做挽留,一个不肯低头,此去经年,良辰好景虚设,回忆里都是错过的人与事。

把酒言欢,相约迟暮,明知艰难,为何依旧坚持。花间回首,休恋逝水,一寸相思,千头万绪,贾宝玉的一往情深,注定是林黛玉一桩悲剧的开场,此恨不关风与月。